

劉以鬯

劉以鬯

著

作家出版社

對

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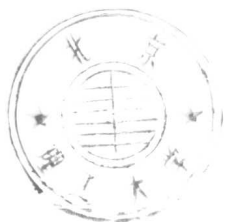


對 倒

劉以鬯

劉以鬯 著

作家出版社



99200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对倒/刘以鬯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1. 1
ISBN 7-5063-2060-6

I. 对…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120 号

对 倒

作者: 刘以鬯

责任编辑: 懿翎 玉璋

装帧设计: 张晓光

版式设计: 英 子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 北京印刷三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40 千

印张: 7.5 插页: 6

印数: 001-10000

版次: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060-6/I·2044

定价: 1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劉
...
×
レ

作者简介

刘以鬯原名刘同绎，字昌年，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七日生，祖籍浙江镇海。一九四一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曾在重庆、上海、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任报纸、杂志编辑、主编。

一九九四年，为香港临时市政局“作家留驻计划”第一任作家。一九八五年一月至二〇〇〇年六月，任《香港文学》月刊总编辑。现为香港作家联会会长。一九三六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酒徒》、《寺内》、《天堂与地狱》、《岛与半岛》、《他有一把锋利的小刀》、《短纆集》、《见虾集》、《刘以鬯实验小说》、《龙须糖与热蔗》、《端木蕻良论》等。《刘以鬯中篇小说选》为第四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小说组获奖作品。

《对倒》还具备意识流小说家常采用的一种音乐作品结构，颇似巴赫的复调音乐：两条旋律线逆向而行，交织成一个整体。再说具体些，它具备奏鸣曲那种对比、变奏的结构。与此相对应，《对倒》在第二十四节前一路对比，自第二十四节二人并排坐在长凳后，二人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对倒》的一切皆成对应。淳于白与亚杏，一老一少，一男一女，一“今”一“昨”，从不方向朝一地缓缓行来，一路街景物事触发的意识流动或白日梦恰恰相反：淳于白在零乱浓稠的往事里浮游，亚杏则在轻快朦胧的未来翱翔。

《对倒》的造奇不在文字，而在布局，在双线平行的结构与现实、意识、幻觉、回忆的交替、穿插。结构上，有三个层次精致的平行对应、令人拍案称绝，回味无穷。

——王友贵《刘以鬯：一种现代主义的读解》

港台一些出色的小说家对审美形式的追求，简直称得上呕心沥血。刘以鬯的《对倒》以叙事结构形式作为题目。结构形式的灵感来自作者买到的一枚一正一负对倒相连的邮票。它描写香港闹市大街上一个老者满怀忆旧情绪，一个少女满怀浪漫的世俗理想，从街道两端相对行走，对街头橱窗和风波作出或忆旧的、或浪漫的不同联想，最终不期而遇地走进电影院邻座和公园的同一张椅子，相互间又做着风马牛不相及的猜测。这种把意识流手法用于陌生人街头对行，从而产生隔代人不同心态的强烈对比的叙事谋略，实在是匠心独到的创造。

——杨义《世界短篇小说精品
文库(中国卷)》编选者序

《对倒》又是另一种情景。一男一女，一个是逐渐衰下去的老头，一个是青春骄人的少女。两人并不相识，只不过在故事发展的中间阶段，凑巧地坐在电影院中相邻的座位，彼此转过脸望望而已。戏散后各自东西，各自回家做好梦，老头在梦中和赤裸的少女在一起，当然，两人都是赤裸的。在两人到戏院以前和回家的路上，交叉出现，各占一节，一节又一节地轮流出现，带出了好些香港的都市风暴：打劫金铺，车祸，二十年的变化……在两位主角之间，戏院的座位算得上是一个链吧。

——柳苏《刘以鬯和香港文学》

写在作家版《对倒》的前面

刘以鬯

二〇〇〇年九月，王家卫先生导演的《花样年华》在香港公映，片中有三处字幕引自《对倒》，并在片尾加上“特别鸣谢刘以鬯”的字幕。

上海《文学报》记者江迅先生看了《花样年华》，打电话给我，要我谈谈《花样年华》与《对倒》的关系。我建议他先去买一本王家卫先生策划的《〈对倒〉写真集》。

江迅先生买到《〈对倒〉写真集》后，约我到一家咖啡室去茶聚。他提出一个问题：

“王家卫为什么要特别鸣谢你？”

其实，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并不适宜，最确切的解释可以从《〈对倒〉写真集》中找到。王家卫先生在这本书的《前言》中说：“Tête-bêche 甚至可以是时间的交错，一本 1972 年发表的小说，一部 2000 年上映的电影，交错成一个 1960 年的故事。”这几句话明显披露了电影《花样年华》与小说《对倒》的关系，因为小说《对倒》发表于 1972 年；电影《花样年华》在 2000 年上映。至于由《对倒》与《花样年华》交错而成的“1960 年的故事”，王家卫导演在“谈谈情说说戏观众研讨会”上曾作过清楚的解释：“阿周（梁朝伟饰）的角色有点儿真实，是参考作家刘以鬯的生平，而伟仔亦曾与他接触，务使更了解角色演绎。”

接着，江迅先生问：“《花样年华》有三处字幕引自《对倒》，是否显现电影《花样年华》的灵感来自小说《对倒》？”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指出一项事实：王导演策划的《〈对倒〉写真集》，用没有在电影中出现过的剧照来诠释《对倒》，不但图片说明摘自《对倒》，还将李文静的英译《对倒》收入此书。

听了我的解释后，江迅先生又向我提出一些有关的问题，我们边饮边谈，继续谈了一个多小时。告别时，江迅答应特稿刊出后，送两份上海《文学报》给我。

过了半个月左右，江迅先生转来一封上海《文学报》总编辑酆国义的信。在信中，酆先生告诉我：“短篇小说《对倒》在本报刊发后，引起读者极大的兴

趣。”因此作了如下的建议：

“这次，《对倒》重新引起读者的关注，是情理中事。如能将长篇、短篇两篇《对倒》一并合集在大陆出版，定会有不少读者。日前，我与作家出版社（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的国家级文学专业出版社）的有关领导谈起这一想法，对方很有兴趣，明确表示可在短期内（1—2月内）出书（横排简体字版），版权版税事宜也一定会尊重您的意见。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能一睹《对倒》的全貌，我也想促成此事。我考虑，为方便联系，是否由您委托一人，如江迅先生，（听说他最近正巧要出差北京，）直接与作家出版社洽谈有关事宜，以便大陆版的《对倒》早日成书。”

读毕郦先生的来信，我非常高兴，当即致电江迅先生，托他代我与作家出版社洽谈有关事宜。

现在，作家版《对倒》已付梓，我谨在这里向作家出版社、香港获益出版公司黄东涛夫妇、郦国义先生和江迅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二〇〇一年一月十二日

《对倒》新版前记

刘以鬯

《对倒》在《星岛晚报》发表后，隔了二十年才由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单行本。由于《对倒》是一部没有故事的小说，很难引起读者的注意与兴趣，文联出版公司刊行此书，印数很少，即使断市也不考虑再版。

因此，《对倒》在书市消失一个时期后，几乎被人遗忘了，使我担忧《对倒》会被时间淘汰。

意想不到的，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忽然接到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林承璜先生寄来一封信和一本《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中国卷)》。

林先生在信中这样写：“我社副社长林秀平要我告诉您，您的大作《对倒》收入《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中国卷）》……”

这是好消息，使我十分高兴。翻阅这本厚厚的选集时，读到了杨义先生在《编选者序》中对《对倒》的评语：

“港台一些出色的小说家对审美形式的追求，简直称得上呕心沥血。刘以鬯的《对倒》以叙事结构形式作为题目。结构形式的灵感来自作者买到一枚一正一负对倒相连的邮票，它描写香港闹市大街上一个老者满怀忆旧情绪，一个少女满怀浪漫的世俗理想，从街道两端相对行走，对街头橱窗和风波作出或忆旧的、或浪漫的不同联想，最终不期而遇地走进电影院邻座和公园的同一张椅子，相互间又做着风马牛不相及的猜测。这种把意识流手法用于陌生人街头对行，从而产生隔代人不同心态的强烈对比的叙事谋略，实在是匠心独到的创造。”

读过杨义先生的评语，很希望《对倒》能有重印的机会，最好在香港出版。

尽管我的主观愿望相当坚强，客观上却很难取得实现愿望的条件，惟有等待机会。

半年前，新加坡作家谢克来信告诉我：《对倒》不但入选西北大学出版社刊印的《二十世纪中国短篇小说精选》第一册；而且还入选上海大学出版社刊印的《二十世纪中国短篇小说选集》第四卷。

从这种情形来看，《对倒》纵无市场价值，却能在

断市时得到学者的重视，显示存活条件并未完全消失。

今年六月，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蓦地发生：我不再处理办了十五年半的《香港文学》（月刊）的事务。

失去《香港文学》后，情绪低落，内心空虚恍惚，做什么都提不起劲。

朋友们知道这件事后纷纷写信给我，打电话给我，劝我不要气馁、劝我继续在坎坷的文学道路上行走。尤其是黄东涛、蔡瑞芬夫妇知道我的心情烦乱，走来太古城邀我茶叙，建议为我出版三本新书。

东涛的建议，令我看到了蓝天。我很兴奋，随即要求先出《对倒》，将长、短篇《对倒》合在一起，加上各地学者、作家的评论，结成《对倒》香港版。东涛听了我的话，点点头，说：“我们乐意按照你的想法去做。”

“但是，”我说，“《对倒》没有商业价值，获益出版此书，难免在经济上蒙受损失。”

东涛用抚慰的口气对我说：“不用担忧，获益有能力担荷重负。”

这样，我的愿望终于成为事实。

东涛夫妇给我的支持与帮助，使我深受感动。我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〇〇〇年九月十二日

目 录

写在作家版《对倒》的前面 / 刘以鬯(1)

《对倒》新版前记 / 刘以鬯(4)

对倒(短篇小说) / 刘以鬯(1)

对倒(长篇小说) / 刘以鬯(42)

附 录

《〈对倒〉写真集》前言 / 王家卫(210)

王家卫为何“特别鸣谢刘以鬯” / 江 迅(212)

刘以鬯第一次回答关于“鸣谢”问题 / 江 迅(223)

《花样年华》三处字幕引自《对倒》 / (226)

对 倒 (短篇小说)

001

1

一〇二号巴士进入海底隧道时，淳于白想起二十几年前的事。二十几年前，香港只有八十万人口；现在香港的人口接近四百万。许多荒凉的地方，变成热闹的徙置区。许多旧楼，变成摩天大厦。他不能忘记二十几年前从上海搭乘飞机来到香港的情景。当他上飞机时，身上穿着厚得近似臃肿的皮袍，下机时，却见到许多香港人只穿一件白衬衫。这地方的冬天是不大冷的。即使圣诞前夕，仍有人在餐桌边吃雪糕。淳于白从北方来到香港，正是圣诞前夕。长江以北的战火越烧越旺。金圆券的狂潮使民众连气也透不转。上海受到战争的压力，

其实，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并不适宜，最确切的解释可以从《〈对倒〉写真集》中找到。王家卫先生在这本书的《前言》中说：“Tête - bêche 甚至可以是时间的交错，一本 1972 年发表的小说，一部 2000 年上映的电影，交错成一个 1960 年的故事。”这几句话明显披露了电影《花样年华》与小说《对倒》的关系，因为小说《对倒》发表于 1972 年；电影《花样年华》在 2000 年上映。至于由《对倒》与《花样年华》交错而成的“1960 年的故事”，王家卫导演在“谈谈情说说戏观众研讨会”上曾作过清楚的解释：“阿周（梁朝伟饰）的角色有点儿真实，是参考作家刘以鬯的生平，而伟仔亦曾与他接触，务使更了解角色演绎。”

接着，江迅先生问：“《花样年华》有三处字幕引自《对倒》，是否显现电影《花样年华》的灵感来自小说《对倒》？”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指出一项事实：王导演策划的《〈对倒〉写真集》，用没有在电影中出现过的剧照来诠释《对倒》，不但图片说明摘自《对倒》，还将李文静的英译《对倒》收入此书。

听了我的解释后，江迅先生又向我提出一些有关的问题，我们边饮边谈，继续谈了一个多小时。告别时，江迅答应特稿刊出后，送两份上海《文学报》给我。

过了半个月左右，江迅先生转来一封上海《文学报》总编辑邝国义的信。在信中，邝先生告诉我：“短篇小说《对倒》在本报刊发后，引起读者极大的兴